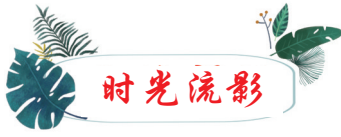




塞外文苑



时光流影

童趣，在夜幕中飞扬

●吕成玉

银河浩荡，群星闪烁；四野阒静，万家灯火。夜幕总是笼罩着神秘的色彩。

有时，夜间的活动是丰富多彩、热闹有趣的，让人难以忘怀。

当天边的晚霞染红门前的那条小河，三三两两劳作的人们，扛着劳动工具和疲惫，从广阔的田野归来。圈里的猪早已吼叫不停，迫不及待要吃食；几只散养的鸡在院里转悠觅食，见到主人后兴奋地扇动翅膀；毛色亮丽的家犬见到主人后，摇着尾巴不停地撒娇。我们完成家庭作业后，早已散落在田野挖苦菜。待大人劳作回来后，已将苦菜剁碎，拌上麸糠，倒入猪槽，为的是早点儿做完家务后，去参加夜晚自编自演的活动。

抓“特务”。这是儿时最有趣的活动。扮演“特务”需要一定的条件：身体好、头脑灵活、动作灵敏。常常有两三小朋友自告奋勇扮演角色。当“孩王”发出命令后，抓“特务”的活动就开始了。两三“特务”凭着敏捷的身手，或穿梭于树林，或隐匿于庄稼地……几个“小八路”手持红缨枪紧随其后。经过一番搜寻、追逐、搏斗后，几个“特务”束手就擒，胜利的欢呼声回荡在夜空。

捉迷藏。这项活动也是充满了机智和勇敢。当“被捉者”在规定的时间内凭着自己的胆略和敏捷躲藏起来后，伙伴们便分头寻找。那时最多的活动场所是场院或自家的院落。自家院落范围有限，容易找到，而场院面积大，角落多，寻找起来就比较困难。一次，一个伙伴钻到了麦秸堆里，我们几个怎么也找不到。那真是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那人藏在麦秸垛深处”。几番寻找无果，我们便悄悄躲了起来，搞起了恶作剧，而那位“被捉者”听不到喧闹声才从麦秸堆钻出来。吼了几声，见无人应答。望着如墨般的夜晚，吓得头发都耷了起来，正准备往家跑时，我们“哇”地一声叫了起来。在“被捉者”一番责备后，我们用“拉钩上吊，一百年不许变”的方式，发誓再不搞此恶作剧。

看电影。在文化生活十分匮乏的年代，看电影无疑是人们渴望的文化大餐。那时的电影多数是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《南征北战》，还有《小兵张嘎》《平原游击队》《鸡毛信》等。尽管单调，但是我们百看不厌。只要听到周围的村庄放电影，大家便口口相传，以最快的速度告诉同村的小伙伴，然后早早把家务活儿干完，三五结伴徒步赶往放映点。

墙上挂一块白色的银幕，黑压压的人群在下面等待电影开始。前面的观众席地而坐，后面的比肩而立。早来者要给未来的同伴占座位，有的放一顶帽子，有的放一块土

坷垃。伙伴中有一对姐弟很有经济头脑，在听到放电影的消息后，便在家中炒好了葵花籽。于是姐姐提着袋子，弟弟拿着小茶缸，在电影场吆喝起来：“卖瓜子了！一毛钱一缸子。”姐弟俩边看电影边卖葵花籽，待电影结束后，还能挣到几块钱。剩下的葵花籽就分给同村的小伙伴。

我们在浓得化不开的夜色中，一边议论着电影的故事，一边步履匆匆向家走去。电影看得多了，对电影中的人物和情节便了如指掌，如《地道战》中的高家庄民兵队长高传宝、日本陆军队长山田、华北治安军的汤司令；《平原游击队》中的传奇英雄李向阳；《地雷战》中民兵队长赵虎；《鸡毛信》中的海娃；《小兵张嘎》中的嘎子等。有的电影中的好多台词竟也能倒背如流。有位发小竟然能将《平原游击队》中店小二的“半斤白干儿，一盘花生米；四两酱牛肉，外带胡椒粉儿”的吆喝声模仿得惟妙惟肖。在玩耍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扮演不同的角色，竟然将正反派人物演得活灵活现。

乡村夏日的夜晚是多姿多彩的。墨绿色的树木、黛青色的禾苗，构成田野的主色调。尤其到了七月，金黄色的麦田，穗饱满，锋芒毕露；豆角妖娆，瓜果累累。此时，夏收的号角已经吹响。赤日炎炎，龙口夺食。大人们早出晚归地在金灿灿的麦田里收割小麦。他们不停地弯腰、挥镰，两手配合默契，汗水湿透了衣服。之所以称作“龙口夺食”，是因为小麦已经成熟，要争分夺秒地抢收，否则，遇到大风雷雨等自然现象，就会使到手的粮食受损，或毁于一旦。

赏夜景。人们忍受着一天暑热的煎熬，渴盼夜幕的降临，因为夜晚微弱的凉风能驱散白日令人窒息的暑热。而坐在小院中，小河边，沐浴夜的清凉，仰望灿烂星空，欣赏浓浓夜景，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情。

夜幕降临，几个发小便不约而同来到村前的小河边，坐在河畔，将小腿伸进微凉的渠水中，一天的暑热即刻消退。大家用小脚戏弄着河水，呼吸着清凉的空气，望着褐色的河水像一条巨蟒缓缓流向远方，仿佛步入童话世界。夏日的夜晚格外晴朗，天空广阔而深邃，星星繁密而闪亮，葱葱郁郁的田野和村边的水塘格外热闹。青蛙正在举办音乐会，歌声此起彼伏、清脆嘹亮，像是一首首悦耳动听交响乐，雄浑激昂，声势浩大，你方唱罢我登场。蛐蛐也开始吟哦，它的声音是那么不紧不慢，短促而有节奏。讨厌的蚊子嗅觉特别灵敏，总是成群结伙前来骚扰，被我们挥动衣服赶走。

乡村静谧幽深的夜晚，诱发了我们瑰丽的好奇心，一群发小，共同仰望天空，想象的翅膀在美丽的夜晚飞翔。

偶尔，一颗流星拽着长长的尾巴从天空划过，大家惊呼着，目光追随流星落到遥远的天际，充满了无尽的幻想，总有无数个为什么在脑海中盘旋：是谁把流星投向人间？天宫中有无神仙居住？银河中究竟是否有水？月宫中有嫦娥和玉兔？牛郎和织女真的能在七月七见面吗……一个个问题被我们争论着、探寻着，直到面红耳赤也无结果。

夜幕中的阴山像一道屏障矗立在正北方，环抱着土色的村庄。夜色愈来愈浓，茂密的庄稼地里偶尔传来鸟儿扑棱棱的飞翔声。大家猜想，正在休憩的鸟儿一定是遭到了什么侵扰才如此惊恐。我们听到了庄稼的拔节声，它们在吮吮夜晚送来的甘露，强壮着鲜嫩的筋骨。

夏天的晚风，是人间的精灵。一缕清风吹来，钻入衣服，轻轻地抚摸着脸颊，十分柔和舒坦。我们完全陶醉在这宁静美丽的夜晚。

天空的星星愈加稠密，一个个眨着眼睛注视着人间；银河像一幅硕大柔软的飘带横亘苍穹，晶莹剔透；村子里已灯火阑珊，耳边不断传来大人的呼唤声，我们将小腿从清凉的渠水中抽出来，拍拍身上的泥土，在不知谁喊了一声“狼来了”的惊叫声中，披着满身夜色，一溜烟跑回家中。

划冰车。冬天夜晚划冰车，不啻为一场惊心动魄的冰上竞赛。冰车是自制的。找几块长短不一的木板钉在一起，然后将两根粗铁丝固定在车的底部。这些工作都是靠自己动手或几人合作完成的。木板钉在一起比较容易，两根铁丝往上固定就比较困难。在家长的帮助下，我们将一根带尖的铁钩烧红，在木板底部的两根横档上各烫出两个洞，然后将铁丝两头弯曲后嵌入小洞，一个完整的冰车就做成了。

村子东边的沟内，秋浇时已贮满了水，是天然的划冰场，像一块硕大的镜子熠熠发光。发小们穿着棉衣，吸流着鼻涕，戴上颜色各异的棉帽子，提着心爱的冰车聚集在此。刚开始，大家坐在冰车上，手握铁柄，悠然自得。或擦肩而过，一声惊呼；或追尾撞击，人仰马翻。在一片欢笑声中，被撞倒的伙伴从冰上爬起来，揉了揉撞疼的部位，然后开始比赛。比赛异常激烈，有一对一的比赛，也有两人一组的比赛。大家你追我赶，奋勇争先。一场比赛下来，人头上冒汗，个个脸颊绯红，直玩到月牙挂在西天，才依依不舍回家。

我们在夜幕中放飞童年的乐趣，在游戏中增长了勇敢与智慧，在玩耍中结下了纯洁的友谊，也在黑黢黢的夜幕中和皎洁的月光下留下成长的身影。

故乡深处母亲的记忆

●葛利芳

想写“母亲”是一直未曾停过的情愫，总在琐屑生活的某个不经意间如海潮一般汹涌而来，触碰着你、撞击着你，终在今年母亲节过后，郑重而虔诚地晾晒这星星点点掉落在故乡尘埃里的母亲记忆。

岁月如流，一直以为在故乡深处那个甩着两条大麻花辫子、身体结实的农家主妇，是母亲一成不变的样子。何曾想转回瞬间母亲已是古稀老人，头发花白、眉眼生皱，走路颤颤巍巍，唏嘘感慨百叠滋味自是难以言说，一如余华所言：曾经以为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情，突然间发现，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

其实，年少时我是不大喜欢母亲的，对于她生活里种种的“迂”及“偏颇”总是心有芥蒂，因此情感上略淡薄了些。

母亲出生于河北，因家境拮据，两岁时便随家人投靠亲戚搬到了内蒙古一个偏远乡村。

当年母亲家里上上下下十几口人，姊妹兄弟八人，母亲排行老二，平平庸庸，没有出奇之处，既没有大姨清秀美丽的相貌，也无三姨敏捷的思维、善辩的口才，更无五姨傲娇挺拔的身材，在这样的大家庭中不会灵活变通，“直肠子一根”，不被重视无人问津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了。

小时候常听母亲说，姥姥家一年到头满眼都是干不完的活，“营生营生”似乎生了根，一项接着一项，春夏秋冬四季相连，想想光家中十几口人的一日三餐就能够让人发愁的了。

当年还是不大年龄的母亲早早就成了这个家中劳动的主力军了，因此并未进过学校，成了真正的文盲。以致后来母亲嫁给父亲迁移户口时，把本身的姓“臧”竟弄错成姓“藏”。在母亲的意识里，只觉名字不过一个人的代号而已，能叫得通就行了，之后也就不了了之了。那时常慨叹母亲的“迂”不可及，连维护自己姓氏的权利“被人剥夺”都无动于衷，难怪家人没让她上过一天学，家里家外琐碎之活干个遍，自己竟从未埋怨、更未强烈地反对过，难得的逆来顺受的“好脾气”，真是“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”，那时我一直都认为这是母亲没文化、思想意识差的外在表现。

母亲其实天生并不愚钝，她有耐心，记忆力也好，只是谄于言语表达。据母亲讲，村中每有热闹之事，姊妹们都跑出去看热闹去了，母亲却在家中手工磨土豆粉。后来新已长大的我，常为母亲在姥姥家受到的这些“不公平”待遇而愤愤不平，谴责其懦弱胆小、有话不说。那时母亲总会淡然一笑，轻叹一声：没办法，姊妹多，都走了谁干活？唉，憨厚老实估计是母亲一生改不了的性格本色了。

一向言听计从的母亲曾经也做过一次最果断的决定，那就是自主选择了自己的婚姻，嫁给了“孤儿寡母”家底单薄的父亲。母亲与父亲并非风花雪月因浪漫的爱情而结合，他们是经媒人介绍，未曾见过几面，她只觉父亲善良本分，觉得彼此合适，便不顾家人反对，终于真正为自己的命运做了一次选择。

斗转星移，几十年的风雨时光，父母相濡以沫，不离不弃，父亲踏踏实实呵护了母亲大半辈子，这样看来母亲还是很有福气的。

对母亲情感的真正转变，重新审视，其实已是我成家立业为人母之后了。

那年我生孩子，母亲放下家中一切零七碎八，不辞辛苦没日没夜地伺候了我和我的孩子两个多月。那应是我与母亲最近距离、形影不离相处的最长时日了，也是最贴心贴肺暖心的相处。

当母亲说要回去的时候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莫名地衍生出一种如小孩般的依恋。看着窗外母亲离去的身影，我平生第一次因离开母亲而泪眼婆娑。我深切地感到，这么多年我与母亲的心灵距离原来从未远过，只是我站在她有限的认知外，更多的心用远离的眼光无限放大她的“无知”和“狭隘”，让年轻的我对母亲有了更多的鄙夷，让不良的情绪加重了砝码，就像当年母亲对我读书的百般“阻挠”，对我疏于家务及地里农活的唠叨与苛责……当爱与爱碰撞，当站到她生活的圈子和阶层感同身受，多年后我终于理解并释怀，母亲身为人妻人母的不易。而后那些曾因打碎一个碗、掉了一支针、抢了弟弟的干粮等一系列挨骂挨打的琐碎之事，竟变成了一种有趣珍贵的生命记忆了！

“年少不解母亲意，读懂已是不惑年。”细数母亲对我的好大约也是“大器晚成”，而且愈来愈盛。

这几年，母亲的确是老了。每次回去看她，我刚进门，她就大包小包准备了一大堆我远程要带的东西，大多都是她自认为我们喜欢的食物，并唠唠叨叨，说自己老了，记性差了，怕我们忘记忘记……我们走时，她还不忘要细细盘点一番，好像生怕漏掉什么。其实所带之物不过是最平常的食物而已，咸菜、山药鱼子、土豆、小米之类，于我们而言也是可有可无之物，但每次母亲都是乐此不疲，我也就欣然接受了。每有此时总会忆起这样的话：我不能给你全世界，但我的世界可以全部给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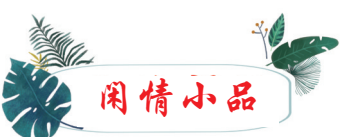
2020年母亲意外生了一场病，一只手与胳膊永远失去了劳动能力。因此我对母亲更多了一些陪伴及情感上的怜惜与心疼，就像我对自己孩子的呵护，生怕其受一点点的委屈和伤害，或许这也是多年前母亲对我一样的情愫，只可惜那时我未真正体会到。

一段时日，母亲不愿见到腿脚灵便的熟人，更不愿拄着拐杖，在这个不大的镇子上、在别人的指指点点和一片唏嘘声中蹒跚而行。一时间“健康”二字莫名地地在精神上折磨着她，她的眼泪在忧郁的眉眼间是说来就来。

那几年我也是拒绝了大半的外出应酬，不再一有惊喜、感慨随手拍照发个朋友圈，更不愿去坐大半是老人的公交车，一如母亲般想去隐藏自己，想用眼泪隐匿所有的痛苦与无助，因为我希望母亲如他们一样健康。那时一想到母亲的眼泪，就有想写《妈妈，别哭》之类文章的冲动，写写因我生孩子难产疼痛，她甘愿为我承受这份痛苦而簌簌掉落在我脸上的眼泪；写写她想念我的孩子而半夜里泪湿枕巾；写写一向坚强的她因生病第一次在我面前放声大哭……但终究还是未能舒展这段心结而不得不止笔。

后来母亲的身体在药物和康复锻炼中，一天天地好起来了，她的话语多了，甚至是碎碎念念，村里认识的不认识的，她都会一股脑地告诉你。我就这样一边干着活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应和着、配合着她的讲述。母亲每次看到我似很认真地在听她讲话，就显出很开心的神色。此刻，我才知道母亲的世界是孤单的，倾听与陪伴原来就是这人间烟火最为踏实的幸福。

感谢在生命岁月的长河中我与母亲相遇，有她在，心就有根，人就有家。原来乡愁从不是某一处风景，某一种饭食，而是故乡深处那一团被爱包裹、浓得化不开的情愫。



闲情小品

砍柴小悟

●刘力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矿山山坳是我小学时的生活天地。那时，“知识与劳动结合”是学校的特色。我们这群半大的孩子，便在琅琅书声之余，时常踩着晨露走上砍柴的路，既响应号召，也为家里添一捆柴草。漫山草木，是我童年最深刻的课堂，也在我成长的骨血里，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。

山是慷慨的。除腹中的矿，还有蓬松柔软漫山遍野的柴草。砍柴本不算难事，可初次握镰的我，站在草丛前，看着满目的绿意，竟一时不知从何下手。看似柔软的柴草将我握镰的手磨得发烫，没一会儿就鼓起了晶莹的血泡；荆棘横生，稍不注意手臂、手背就被划出细密的伤口，渗出血珠，混着泥土粘在伤口上，火辣辣地痛。

最难的是打捆。起初我笨手笨脚，草绳绕了几圈就松垮垮的，挑在肩上走不了半里路，草捆便“哗啦”一声散开，散落的柴草滚得满地都是。有一次，同学们都已走到半山腰，我还在山坳里手忙脚乱地重新捆柴，耽误了大家的行程。看着伙伴们关切的目光，我又羞又急，脸涨得通红。好在身边同学格外耐心，手把手地教我：先把柴草顺起，用草绳从中间勒紧，再绕着捆身缠三圈，最后打个结实的活结。我练了无数次，从一开始的手忙脚乱，到后来的行云流水，每次失败后的重来，都让我多了份笃定。

等终于捆好柴草，扛起沉甸甸的担子，我总会长长舒一口气，走到山巅或山坳的开阔处，山风拂过脸颊，吹散了汗水与疲惫。极目远眺，矿山的全貌尽收眼底：齐整的矿工房，蜿蜒曲折的小路，层层叠叠的山林，都在眼前铺展。那一刻，心旷神怡的感觉漫遍全身，仿佛所有的辛苦都化作了眼前风景。

挑柴下山，起初艰难。担子压肩沉甸甸，脊背微弯摇晃晃，每走几步就要停下歇脚。汗水浸湿了衣衫，手心血泡被磨得生疼。可日子久了，肩膀越来越结实，脚步越来越稳健，竟能边走边跟着老乡唱山歌。山风为我伴奏，鸟鸣与之相和，漫山的草木静静伫立，似在为我喝彩。如今回想，那样的日子虽苦却甜、虽累却暖，是记忆里最鲜活的画面。

那段时间，手上的血泡破了又起，起了又破，渐渐长成了厚厚的茧子。父母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，母亲曾流着泪劝我别再去，父亲也多次叮嘱我注意安全。可我偏不肯放弃，坚持了两三年。砍柴时光让我读懂了“辛苦”二字，知晓每一棵柴草、每株朝野的生长规律，体会到了农民伯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劳，更明白了好生活从来都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拥有的。



诗林漫步

清水河好风光

●杨玉明

请来清水河，共赏好风光，魅力山城，有着意想不到的神奇与昂扬。这里以旅彰文，以文塑旅，红色铸魂，绿色兴邦，古韵流长。让我们一同走进长城脚下，黄河东岸的美丽山乡。

红色圣地老牛湾，赓续红色血脉，书写时代华章。内蒙古最早的农村党支部在此诞生，血染的印章，更是激发爱国热忱的力量！

5A盛景老牛湾，长城黄河紧相拥，和风荡漾。“天下黄河第一湾”铸就“中国最美大峡谷”，巍峨望角楼见证着山河锦绣，神牛昂首，喜看雄鸡高亢盛世安康。

登临好汉山极目远方，一道天堑，横亘在中华大地壮阔苍茫。万里长城巍然屹立，挺起民族风骨，铸就民族脊梁。长城公园“长城驿”、“茶马市行”商贸云集，重现边关设防亦开放的岁月荣光。

清水河文脉悠长，岁月流芳，康熙四公主旧居，静立在县城中央。古城慢道连通花园民族交易市场，一砖一瓦守护着那悠长过往。四公主修渠拓野，开仓放粮，体恤四方，“至德诚民”之碑文，千载流芳。

漫步地质博物馆，感悟岁月沧桑，千年瑰宝静静典藏。远古彩陶、古生物化石栩栩如生，令牌牌、明兵器，亮出历史锋芒。纤夫号子声依旧在“大峡谷”回荡，农耕文化历百年洗礼，基业恒昌。

工人文化宫翰墨飘香，古经典籍满目琳琅。每一页书都承载着知识的芬芳，全民品读，畅游知识海洋。每当你坐下扫码“点将”，智能机器人会热情送书到你身旁。

避暑胜地韭菜庄，山川毓秀，横岭吐芳。三叉河滩铺就“隆庆议和”的团结长廊，徐氏楼前观赏日月同辉，仰望满天星光。石峡口风情园为你献上油糕、豆腐、小米粥，窑林山自然保护区，鹿袍、锦鸡，清歌欢唱。

宏河湿地，候鸟栖息的生态天堂，百余种珍稀鸟自由飞翔。一望无际的绿野，令人神清气爽，浑然天成巨幅水彩画廊。数色相会，手把新鲜香四溢，奶茶醇香，感慨大自然的馈赠，醉成塞外诗行！

大美清水河，景致绵长，一方水土化作游人欢乐的海洋。困了累了不妨舒展于窑洞的过火大炕，这里有消乏解困、驱烦忧的乡土良方。

